

卞庆奎网络小说精选

青春不败

卞庆奎 著

《童星制造》

《都是同事惹的祸》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卞庆奎网络小说精选

青春不败

卞庆奎 著

《童星制造》

《都是同事惹的祸》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春不败/卞庆奎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07

ISBN 978-7-5006-7955-4

I. 青... II. 卞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59147 号

责任编辑: 冈 宁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84015594 营销中心电话: (010) 64065904

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80×1230 1/32 18 印张 2 插页 480 千字

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6.0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84047104

长篇励志小说

青春不败

- 一个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感人故事
- 一首团结互助见义勇为的青春赞歌
- 一部都市里农村娃的励志传奇
- 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蓝图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青少年励志小说。农村留守儿童卞巧云和她的伙伴林强、孙加扣、张晓凤瞒着自己的爷爷奶奶，偷偷去北京寻找自己的父母，几经周折，终于留在了打工父母的身边，于是这些都市里的农村娃便走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。他们历尽坎坷，自强不息，最终成材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光和热。小说融思想性、艺术性、可读性于一体，给人鼓舞，催人奋进……

小说主要人物

卞巧云：女，农村娃之一。小学毕业后到北京寻找父母。在经历了经济困厄、父母婚变、“继母”虐待、意外残疾、父亲车祸、母亲重病、几度辍学等一系列不幸后，她自强不息，通过自学考取大学。大学毕业的她和男友一道回农村支教，并积极

为家乡建设出谋划策。

林强：男，农村娃之二。小学毕业后到北京寻找父母。刚进城的他经不起各种新鲜事物的诱惑，一度沉迷于电脑游戏，对学习失去兴趣，加之做饭馆老板的父亲对他疏于管教，林强最终因入室抢劫进了少管所。走出少管所的他决心重新做人。他对计算机兴趣浓厚，经过专业学习，最终成立了一家计算机服务中心，并义务为家乡农民提供技术服务。

孙加扣：男，农村娃之三。小学毕业后到北京寻找父母。他不仅学习认真，而且乐于助人。在巧云不幸的日子里，他主动给她鼓励，给她帮助。在大学读书期间，他数次为家乡农民提供法律援助。

张晓凤：女，农村娃之四。小学毕业后到北京寻找父母。后因爷爷病重，她随父母一起回到农村。高考落榜后一度消沉，后在好朋友巧云的鼓励下，创办了全村第一个养鸡场，并带领大家致富，后被民主推举为村民委员会主任。她不仅带领村民走上物质致富的道路，还在卞巧云、孙加扣、林强等一批“农村娃”的支持下，丰富乡亲们的精神文化生活……

卞福祥：男，卞巧云的父亲。都市里的农民工。由于包工头拖欠工资而几度陷入生活困境。后从事装修工作挣了钱，生活渐入佳境。可是他得意忘形，与发廊女关系暧昧，并鬼迷心窍与结发妻子离婚。当他被发廊女搞得倾家荡产时，终于彻底醒悟，想起了结发妻子王秀娟。但破镜重圆后，他却在一场意外车祸中不幸身亡……

王秀娟：女，卞巧云的母亲。为了丈夫和女儿任劳任怨。在遭遇婚变后，没有气馁，靠做保洁工维持生计，后在女儿巧云的撮合下与前夫破镜重圆。可好景不长，丈夫在一次意外车祸中不幸身亡，她不久也因为身体原因失去了保洁工作。经

受了双重打击的她没有倒下,并尽自己的最大努力,为女儿撑起一片明朗的天空。

小说次要人物

林兆龙:农村娃林强的父亲。北京一家小饭店的老板。对儿子的教育一度简单粗暴。但他心地善良,乐于助人,在巧云一家最困难的时候,雪中送炭。

孙金富:农村娃孙加扣的父亲。在北京从事室内装修工作。生意越做越大,最终成立了一家属于自己的装修公司。

张茂华:农村娃张晓凤的父亲。曾与孙金富一起从事室内装修工作。后来,为了照顾老家体弱多病的父亲,他携妻带女从北京回到了苏北农村。

小红:发廊女。以色相骗人钱财。在与卞福祥非法同居的日子里,以继母自居,对巧云百般虐待,临走时将巧云家钱物洗掠一空。

王二柱:巧云的二舅,一个游手好闲的农民。为了一点私利,几次忽悠自己的亲姐姐王秀娟“改嫁”。

李菊:巧云的高中班主任。在巧云辍学的日子里,她多次帮她补习功课,并给她精神鼓励。

余卫国:北京某计算机学校校长。他不仅手把手教会林强专业知识,还鼓励他到家乡自主创业。

刘伟:巧云的男友。一个帅气的北京男孩。与巧云在大学相爱。为了纯真的爱情,他不顾家人反对,毅然放弃北京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,与巧云一道去苏北支教,为建设新农村发挥光和热。

过了腊月二十三，农人们就正式开始忙年了。

民谣说的好：“二十三，糖瓜粘；二十四，扫房日；二十五，做豆腐；二十六，去割肉；二十七，要宰鸡；二十八，把面发；二十九，蒸馒头；大年三十熬一宿。”一到傍晚，那淹没村庄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整个苏北就像一锅已经熬沸了的大豆油，突然放进去一大把花椒大料，“噼噼啪啪”的，顷刻间浓浓的年味便清脆响亮地弥漫开来。

家家户户喜气洋洋，年糕切成一块块的，窗玻璃上的剪纸都是各家自己做的，分明有些比赛的意味。在外打工的人差不多都提着大包小包回家了。男人们穿着崭新的衣服，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打牌，碰到熟人便热情地递烟，扯扯家常，得意之情溢于言表；而女人们恰恰相反，她们通常都待在家里，很少出门。

这时候，打工的话题自然成了乡亲们茶余饭后的谈资，比如谁进了一家好厂子，一个月的工资上千块，回来买了许多家用电器；谁成了包工头，发了一笔小财，在外面买了房子买了车；还有谁家的女儿打工后，嫁了人，生了孩子后又被赶了回来；也有带着鄙夷的口气说，谁在外面发廊做事赚的钱不干净……但不管怎么样，乡亲们对那些背着大包小包回来的打工者还是挺羡慕的，有的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，来年要跟他们一起去打工，还有的家长故意套口风，为的就是想让他们帮个忙将自己的娃仔带到外面去闯世界。乡亲们的愿望很朴素，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侍弄土地，哪比得上那些挣回城里人票子的打工者来得光鲜！

大人望插田，小孩盼过年。被孩子们掰着手指倒计时的好日子终于来到了。今天是年三十，孩子们都迫不及待地穿上了新衣服，揣着压岁钱笑咪咪地出门找伙伴们玩耍。

“跳呀跳，笑呀笑，新年就来到，闺女要花，小子要炮，噼啪放鞭炮……”几个顽皮的小男孩聚在一起玩鞭炮——他们有模有样地夹支烟，嬉笑着把鞭炮插在牛粪上、泥坑里，点燃后一哄而散；还有一些孩子拿着父母给他们买的玩具手枪兴奋地嬉戏打闹……

热闹是他们的，与 11 岁的女孩卞巧云没有任何关系，她穿着一件陈旧的小棉袄兀自立在村口的石桥上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。

从寒假的第一天起，六年级学生卞巧云便每天都到村口张望，期望看到父母回家的身影，她已经三年没见到自己的父母了。巧云所在的班级有一大半同学的父母在外地打工。巧云的父亲卞福祥在北京一家建筑工地做瓦工，母亲王秀娟在工地做后勤，帮忙洗菜做饭。同学林强、孙加扣还有张晓凤的父母也在北京。林强的父母先是在一个熟人的小吃店帮厨，半年前，小吃店老板突然决定到深圳发展，于是就将小吃店低价盘给了他们。小吃店生意不错，他们的心情也不错，这不，林强一放假，就被熟人带到北京和父母团聚了，估计要玩到节后开学才回来；而孙加扣、张晓凤的父母都在北京一家装修公司帮活，他们早就从北京回到苏北老家和儿女团圆了。这一切，让还在留守的卞巧云羡慕不已。

可是，巧云并不知道，在北京某建筑工地，一个简陋的工棚内，她的父母正和工友们一样，为领不到工资而发愁呢！

“不晓得妈和巧云过得怎样？”王秀娟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，“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啊！”

“别哭了，哭也没用。明年，明年吧，咱们一起高高兴兴回家过大年！一定的。”卞福祥咬了咬牙，也流下了眼泪。

“巧云，巧云……”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太踩着碎步，歪歪扭扭地来到村口，劝孙女回家。她的声音毫无穿透力，被风一吹就散了。

“巧云，奶奶叫你怎么不做声？快回家！”老太太伸手去拉孙女。

巧云挣脱了奶奶的手，撅着嘴说：“就不回！”

“爸妈一定是没拿到工钱，回不来了。乖孙女，快回家吧，咱们

祖孙俩好好过个年。”

“……”巧云不做声。

正在这时，远处出现了一对模糊的身影。

巧云擦了擦眼睛，跺着脚叫了起来：“是爸爸！是妈妈！”

老太太狐疑地望着远方，却什么都看不清：“又胡说了，根本就没人！”

“奶奶，真的，您看！”巧云指着远处那两个模糊的身影说。

人影越来越近……

待看清那两个人之后，巧云傻眼了：原来是村里一对刚结婚的青年人。这对新人仿佛没看到巧云似的，搂搂抱抱有说有笑地从她身边走过。

巧云的脸上写满了失望。

“爸爸、妈妈，你们快回来吧！你们不要我了吗？”巧云心中念道。望着广袤的天际，巧云真希望自己能长出一对雪白的翅膀，飞到爸爸妈妈身边，像别的孩子一样享受天伦之乐。

她想起了同学林强，此刻的林强想必刚和他的爸妈逛完天安门，正兴冲冲地准备回家吃年夜饭吧！

巧云怎么也不会想到，林强的爸爸正在寻找她的父母呢！

北京。林兆龙拐弯抹角经过多方打听，才找到了他的老乡卞福祥和王秀娟。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他和这些滞留在北京的民工们一样，恨死了包工头。

在北京开饭店的林兆龙是从儿子林强口中得知，卞巧云的爸妈今年可能又回不了家了，于是就想看看他们，顺便邀他们去自己的饭店吃个团圆饭。

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可是，卞福祥两口子却没有脸面去老乡那儿过年。后来，还是林兆龙好说歹说，他们俩才勉强动了身。

已然黄昏，苏北的天空飘起了雪花，纷纷扬扬。

巧云依旧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，她希望奇迹能够出现。

雪越下越大，不一会儿，地上已是一片雪白。

“傻孩子，人家都放炮仗吃年夜饭了。外面雪这么大，天又这么冷，奶奶这把老骨头冻了不要紧，万一把你给冻坏了，我可没法向你爸妈交待……”老太太不由分说拽住孙女的手，“走，咱回家！明年，明年春节你爸妈兴许就回来了”。

当夜幕渐渐降临的时候，泪水终于从巧云的眼眶里溢出，一滴，两滴……巧云再也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。

二

林兆龙刚将卞福祥两口子接到门口，林强就和他妈从饭店里迎了出来。

“叔叔婶婶好！”别看林强这孩子调皮，嘴还是蛮甜的。

孩子的这一声问候，让做叔叔婶婶的多少有点儿尴尬。

“林强这孩子真乖。”卞福祥夸了孩子一声。

“看看，这大过年的，什么都没给孩子买。”王秀娟说着说着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。

“瞧您说的，这乡里乡亲的，客气个啥呀！”林强妈连忙接过话茬。

年夜饭做得好丰盛，林兆龙一家子也特别热情，可是卞福祥两口子却心事重重，无法下咽。

王秀娟想起自己的女儿，不免又啜泣起来。

“没事的，巧云这孩子懂事，再说还有她奶奶看着呢！”林强妈忙在一旁安慰王秀娟。

“巧云这次期末考试又是第一！”光顾埋头吃饭的林强冷不丁地冒了一句。

“看看，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。”林兆龙马上接过话茬。巧云

爸妈听了，心里多少是个安慰。

“我们家林强啥时候也能拿个第一呢？”林强妈转过头来问儿子。

林强有点儿不好意思地为自己开脱：“全班就一个第一，我拿了，人家巧云拿什么呀！”

“就知道贫，人家孙加扣、张晓凤哪个不比你强？”林兆龙吩咐儿子，“以后多向人家巧云学习，听到没有？”

“知道啦！”林强乖乖地回答。

看到林强一家温馨的样子，王秀娟好不羡慕：“林强这孩子好福气，修了这么好的爸妈，哪像我们，什么都给不了巧云。”

“哎，咱就这命，都三年回不了家了！”卞福祥酒一多话也就多。

“老兄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”林兆龙开导起他的老乡，“这出门在外，谁没有个七灾八难的。我刚开始接这个饭店的时候也挺艰难的，这不还是扛过来了吗！要相信，雨下不了一天，人穷不了一世！”

巧云被奶奶牵着往回走，一脸的不高兴。路过孙加扣家的时候，孙加扣正在爸妈的陪同下，在门口准备放炮仗。见孙家热情地跟她们打招呼，巧云又不得不挤出个笑脸来。

回到家，奶奶将菜热了热，准备和孙女一起吃年夜饭。

祖孙俩平时吃得最多的是萝卜和青菜，一两个月不见荤腥是常有的事儿，巧云已经过惯了苦日子。不过，再穷的人家，相对而言，年夜饭还是比较丰盛的，可巧云没有胃口去享受美食。

别人家的孩子都有新衣服穿，老太太没钱，但她心里惦记着这事儿。她用碎布和棉花给孙女做了一双棉鞋。

“巧云，试试奶奶给你做的鞋！”老太太站在孙女面前，笑眯眯地说，“我做了三双，有两双是给你爸妈的，放了不少棉花，可暖和了。”

一提起爸爸妈妈，巧云那三头牛也拉不回的倔脾气又上来了：

“我不要鞋，我要爸爸妈妈！”

奶奶知道自己不小心又触痛巧云的伤疤，不免有些后悔。好在巧云的同学张晓凤打破了僵局。

张晓凤一家知道巧云的爸妈没能回来，巧云难免会孤单，于是就派晓凤来请巧云和她的奶奶吃个团圆饭，顺便在她家看春节晚会。巧云家的黑白电视早就看不出人影了。可是，整整一个下午，张晓凤来了两三趟，愣是没见到巧云，这一次总算将巧云逮着了。

让张晓凤怎么也想不到的是，任凭她怎么劝说，巧云死活就是不挪步。

张晓凤一走，巧云就爬上床睡觉去了，可她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她的眼前又幻化出爸妈的影子来……

三

1996年春节就这样过去了，开心也好，郁闷也罢，时间的脚步是不会为谁而停留的。

转眼已到了开学时间。这一天，全村的孩子可能要数从北京回来的林强最风光了。他穿着一身牛仔服，鼻梁上还架了副墨镜，一副牛气十足的样子。

有人问他：“听说你刚从北京回来？”他马上纠正：“不，刚从首都回来！”

这一说，同学们更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同学们围成一圈，听林强讲北京的故事。

林强知道自己是学校里唯一去过北京的人，所以，任凭他怎么吹，都不会在同学们面前穿帮。他尽可能根据自己的想象将事物无限制地夸大，他将天安门描述得有三十层楼那么高，把故宫说得比整个盐城市区还大。听得同学们一愣一愣的。这还不算，林强

还当场做出一个让大家热血沸腾的决定：他要在暑假期间带同学们游遍整个北京城。不过，大家得分期分批行动。

林强公布的第一批名单有：卞巧云、孙加扣、张晓凤三人。

听了这个决定，卞巧云比孙加扣、张晓凤还要激动。因为林强、孙加扣还有张晓凤都在春节期间见到了自己的父母，唯独她卞巧云是个例外。

没见到自己的父母不光孤单，而且还会遭到别人欺负。

一天，巧云放学回家，看到一个小贩在路边卖烧饼，几个小男孩正围着烧饼摊转悠。看着别人吃得津津有味，巧云馋得直咽口水。自从父母出外打工，三年来，巧云从没买过零食，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儿花。她很想尝尝烧饼的味道，可兜里没有钱。

“这烧饼真好吃，外面焦，里面甜！”同村最顽皮的男孩儿“二愣”吃着烧饼，发出很夸张的“咂吧”声。

巧云的嘴巴动了动。

“要不要给你尝一口？”“二愣”突然歪着头拦住了巧云的去路。

巧云低着头不做声，想从旁边绕过去。

“别走哇！”“二愣”嬉皮笑脸地看着巧云。

“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没钱！”“二愣”指着巧云，笑着对伙伴说，“你们不知道，卞巧云的爸妈重男轻女，到外面躲计划生育去了”。

“张二愣，你给我闭嘴！”巧云气得嘴唇发抖，真想冲过去撕烂他的嘴巴，可一想到奶奶平时的教诲，她又咬紧牙关忍住了。

“我就要说，你想咋的？”“二愣”根本就没把巧云放在眼里，嘲笑道，“算了，这样的爹妈不要也罢。要不这样，你给我磕一个头，我就给你买一个烧饼，磕两个头买两个……小爷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钱。怎么样？”

“卞巧云，快磕啊！”有人起哄。

巧云被彻底激怒了，攥紧拳头朝“二愣”冲了过去。

“二愣”就地一个“扫堂腿”，巧云就像一根木头桩子直愣愣地

摔在了地上，扬起一地灰尘。

巧云的头发乱了，衣服也破破了。“二愣”和他的同伴快活地笑了。

“呵，衣服破了，屁股都露出来喽，今天真是大饱眼福啊！”一个“小跟班”笑嘻嘻地说。

“唉，这么不经打，一点儿都不好玩。”“二愣”转过身，大摇大摆地准备离开。

巧云受穷不怕，但她最受不得别人的欺负。擦干眼泪，巧云突然从地上爬起来，冲上前去死死地咬住了“二愣”的右手。

“她咬人，狗！哎呀——好痛！痛，痛……”“二愣”痛得“哇哇”叫，赶紧腾出左手捶巧云，可他捶得越重，巧云咬得越紧，其他人见了赶紧过来帮忙，可无论怎样，巧云就是不松口……

“二愣”痛得实在受不了了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在了地上，哀求道，“哎呦，巧云，求求你别咬了。下次我再也不敢欺负你了，再也不敢了，哎呦……”

巧云这才松了口。

“你敢咬我？你这只死狗！”“二愣”起身之后，瞅了瞅右手，一排整齐的牙印赫然在目，局部地方已经淌血。他恼羞成怒，朝巧云劈头就是一拳。巧云只觉眼冒金星，真后悔没有咬掉“二愣”手上那块肉。她咬紧牙关，再次扑向“二愣”，准备“下口”。“二愣”吓得面无血色，抬起脚就跑，边跑边嚷：“她疯了，成狗了！”

因为忍受不了他人的奚落，巧云已不是第一次跟别人打架了。上次同班同学胡佳欺负她，打不过，她拿凳子砸人家，要不是老师及时制止，非闯祸不可。

回到家，奶奶见孙女身上的衣服破了，还撕了个口儿，诧异地问：“巧云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没事儿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”巧云轻描淡写地答道，转身放下书包走向水缸。

“摔跤会把衣服弄破？”老太太疑惑地看着孙女，语重心长地说，“巧云，奶奶早就跟你说，凡事都要忍让，不要跟人家闹矛盾，是不是又打架了？你一个女孩子家，唉……”

“衣服挂在树枝上刮破了嘛！奶奶，您就别管那么多了。”巧云喝下几口凉水，不耐烦地说，“我做作业去了”。

“我不管你？我不帮你把这衣服补好，明天你怎么穿，还怎么去上学？”老太太无奈地叹了口气。

四

天刚蒙蒙亮，巧云就从暖呼呼的被窝里钻了出来。往常这时候，奶奶早就起来张罗早饭了，可今天却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巧云暗暗叫苦。

“奶奶，奶奶！”巧云着急地摇着奶奶的胳膊，生怕自己迟到了，可奶奶脸色苍白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巧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差点哭出声来。

昨天晚上，奶奶咳了一宿，她也担心了一整夜，因为没睡好，现在还觉得头重脚轻呢！巧云伸手去摸奶奶的鼻息，还有气儿。可再摸摸奶奶的额头，她又忍不住吓了一跳。

“奶奶，您怎么了？”巧云望着相依为命的奶奶，强烈的恐惧感油然而生，她喃喃说道，“奶奶，您可不能死啊，您要是死了，巧云怎么办哪？”巧云擦干眼泪直起身来，“奶奶，我这就给您叫医生。”

“别去啦，奶奶睡一会儿就好了。”老太太突然睁开了眼睛，剧烈地咳嗽着，催促道，“巧云，快，快去做饭，别，别耽误了上课！”

“不，”巧云扭头出了家门，一路小跑，将村里的赤脚医生接到家里。

尽管已经病得起不了床，老太太仍不想看医生，她舍不得花

钱。

“大婶，您得了流行感冒，很严重的，不治不行，万一传染给孙女就不好了。再说，您身体没病了，才能照顾好孙女不是？”医者父母心，说出来的话就是中听。

“我这把老骨头了，死了不要紧。”老太太挣扎着坐了起来，“可怜孙女跟着我受罪，这孩子从小就不在爸妈身边……”说着，两行浑浊的泪水就流了下来。

巧云进了厨房，准备生火做饭，打开灶台旁边的水缸盖一看，没水了。家里没有井，巧云只得拎着两只空水桶到公用的水井去提水。

巧云来到公用的水井旁边，打了两半桶水，摇摇晃晃地提溜着往家走。巧云的肩膀还嫩，挑不起担子，相对而言，手的力气还要大些。可因为贪多，走起路来晃晃悠悠，累得不行，走三五步就要放下水桶歇一会儿，然后接着往家挪，等到了厨房，就只剩下小半桶水了。

巧云家做饭用的是农村烧柴火用的那种土灶，两个锅口，半人高的灶台，经年累月，靠近土灶的那面墙早被熏得不成样子。

这种土灶没有一定的烧火技巧没法儿做饭，弄不好会搞得满屋浓烟，呛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刚开始学做饭的时候，巧云一不小心就会把火烧灭，倒不是忘了添柴，而是填得太多，不时酿出一阵阵浓烟，熏得她睁不开眼睛。几年前，妈妈还在家种地的那会儿常教育她：“火心要空，人心要公，把柴火支起来！”那时候，巧云还不懂她妈的话有什么深意，但依照她说的，扒空灶肚中的柴灰，用火棍将灶膛的柴火支起来，然后憋足气对着灶膛吹上一口，大火便燎燃起来，有时竟能蹿到锅沿上。每每这时，巧云的心里就会涌起一阵喜悦。

“都是奶奶不好，害你又迟到了。”不知何时，老太太挣扎着来到了厨房。

“没事儿的，奶奶，医生让您多休息，我烧了点儿开水，您喝！”巧云乖巧地去给奶奶倒水。

“好，乖孙女！”老太太露出欣慰的一笑，气喘吁吁地说，“吃了点儿药，好多了。”

巧云搬了张凳子让奶奶坐下，老太太就在一旁看着孙女烧火做饭。

“莫用火棍在灶门上指指划划的，那是触犯神灵，灶王爷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会上天庭跟玉皇大帝汇报的。”老太太提醒孙女。

“哦！”巧云点了点头。她刚想把火棍扔进灶膛里烧掉，老太太又制止了她：“还有，任何时候都不能把火棍当做柴火烧了，哪怕它短到不能用了，也不能扔进灶膛，要把它放在水缸旁边。火棍越多，日子就越好过，知道吗？”

“哦！”巧云冲奶奶笑了笑。

此刻，浓烟灌得满屋都是，呛得人直流眼泪，祖孙俩不停地咳嗽。

巧云抱怨道：“这鬼天气，总是下雨，柴火总是干不了！”

见奶奶咳得实在太厉害，巧云赶紧扶她回房休息。

“别忘了喂猪！”奶奶叮嘱道。

在灶前烧火的当儿，巧云又想起了妈妈。巧云记得小时候，每每暮色四合之时，爸爸负责挑水之类的体力活，妈妈就会围着灶台转，一边还喋喋不休地跟巧云说着话；而巧云也喜欢挤在妈妈的身旁，看着从灶口飘出的火苗将妈妈的脸映红。她则笑咪咪地让那飘忽的火苗烤热自己的脸，还故意把那双手在火苗上伸进伸出。

即使是这样的土灶，巧云仍觉得妈妈做出来的饭菜是世间最美味的佳肴，妈妈烙饼、炒菜、下面条、煮元宵的时候，巧云常踮着脚站在旁边。看着长长的面条、饱满的饺子、浑实的元宵像鸭子下河一样“噼里啪啦”滚进沸腾的开水中，饥饿感马上占据她每根神经。巧云最喜欢看妈妈烙饼的样子，妈妈手脚麻利，总是先往锅里